

凤轻

著

# 盛世医妃

下

完美终结

一朝龙凤腾空起，荡尽人间逆我徒！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凤轻  
著

# 盛世医妃

下

【完美终结】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医妃：完美终结 / 风轻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552-3516-3

I. ①盛…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8213号

书 名 盛世医妃·完美终结  
著 者 风 轻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姚冬霞  
特约编辑 崔 悦  
装帧设计 苏 涛 李红艳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9.5  
字 数 7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516-3  
定 价 7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 目录 [上]

CONTENTS

---

第一章	新朝风云	001
第二章	初至幽州	040
第三章	峥嵘初现	080
第四章	御赐婚事	117
第五章	深入敌营	162
第六章	燕王侧妃	213



# 目录 [中]

CONTENTS

---

第七章	祸乱之始	259
第八章	龙凤双胎	301
第九章	困守幽州	346
第十章	隰州宁王	407
第十一章	势如破竹	454
第十二章	战功赫赫	485



# 目录 [下]

CONTENTS

---

第十三章	烽火连天	521
第十四章	援救燕王	557
第十五章	剑指金陵	601
第十六章	兵临城下	638
第十七章	身世大白	690
第十八章	江山易主	739
番外之后来的事		765
番外之皇城情缘录		773



## 第十三章 烽火连天



大夏承安二年十二月末，燕王亲自率兵夺下了大夏重镇叶城。驻守叶城的二十万兵马全军覆没，一时间朝野震惊。至此，燕王率领幽州卫占据北方大部分地区，卫君陌率几十万新军暂居黎江两岸数个州。隰州宁王态度不明，绵州康王事不关己，朝廷真正能够掌握的天下领土不过半数。所幸江南富庶，一向是天下钱粮赋税之重地，才没有让整个朝廷支撑不住，轰然崩塌。

不管天下再怎么混乱，日子再怎么难过，百姓的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下去。即使烽火连天，战乱四起，转眼间却也是时光如梭，匆匆数年已经流逝。

承安五年初春，辰州府衙。

书房里，南宫墨和卫君陌坐在主位上看着手中刚刚收到的信笺微微蹙眉。

下首，秦梓煦沉声道：“公子、郡主，两位怎么看？”

南宫墨叹了口气，道：“薛将军兵困颍川，燕王舅舅那边正与朝廷大军在彭城对峙，只怕……是抽不出兵马来增援了，咱们自然是要去驰援的。”秦梓煦也不意外，只是道：“若是咱们出兵……这几年辰州的平静可就没有了。公子和郡主考虑清楚了？”

转眼间两年多过去了，这两年他们与朝廷兵马只在信陵一带对峙，基本上没动过手，反倒是一直往西南慢慢蚕食了不少地盘。经过这两年的休养生息和大力整治，早几年天灾造成的损失也渐渐地弥补回来了。

南宫墨浅笑道：“难道秦公子打算守着这片地方到老？信陵距离颍川不过几百里，若是薛将军的大军在这里全军覆没了……”

秦梓煦也只是一问罢了，发兵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就算不说什么局势、时机，只说卫君陌是燕王的亲外甥，怎么可能不救？

点了点头，秦梓煦起身道：“好吧，属下这就去让人准备。”

南宫墨点头笑道：“辛苦你了。”

秦梓煦朝两人拱了拱手，转身告退。

书房里只剩下两个人，南宫墨脸上的神色才微微沉了下来，“薛将军不是冒进之人，这次怎么会整个大军都被人围住了？”

卫君陌放下手中的信笺，难得地叹了口气道：“三个月前，舅舅将千炜和千炽调到

了薛真军中。”

南宫墨挑眉，“怎么？难不成他们兄弟俩还闹起来了？这个时候还敢闹，他俩不怕被燕王抽死吗？”

卫君陌摇头道：“现在整个大军都被困在里面，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南宫墨也只能叹气，“那只能去看看再说了。”

卫君陌伸手将她拉进自己怀里，低声道：“我三日后出发，又要辛苦你了。”

“不行。”南宫墨坐起身道：“这次，我跟你一起去。”

卫君陌凝眉，比起往常，这一次他最不希望南宫墨一起去。南宫墨却坚定地道：“辰州如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算有事秦梓煦也能处理。”卫君陌叹气：“安安和夭夭没人照顾。”

南宫墨不由得一笑，“你把母亲放在哪里？小心母亲听到了抽你。”

“但是……”

“公子、郡主，薛斌求见！”门外，传来薛斌有些焦急的声音。

“进来吧。”南宫墨道。

薛斌从外面匆匆进来，往地上一跪，“公子、郡主！求两位出兵救救我父亲！”

看他如此，南宫墨不由得莞尔，挑眉道：“你消息倒是灵通。”

薛斌哪里还顾得许多，焦急地道：“公子，我……我父亲那里……”听说颍川被困的消息之后，薛斌立刻就傻了，什么都顾不得多想就直接冲过来求见公子和郡主了。南宫墨也不逗他，笑道：“起来吧，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

“去准备，三天后出发。”

薛斌一愣，复又大喜，连忙一跃而起高声喊道：“末将多谢公子，多谢郡主！”

看着薛斌欢喜地冲出去，南宫墨才转身，对卫君陌坚定地道：“我知道这次可能很危险，但是……我一定要去。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怎么样？”

“哇！”

门外突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哭泣声，南宫墨一挑眉，起身走到门外，果然看到一个穿着粉色衣衫，梳着两个小巧的发髻，面容精致可爱的小姑娘坐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

南宫墨顿时哭笑不得，一把将小娃娃抱起来，“夭夭，这是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娘亲和爹爹不要夭夭了！呜呜……”小姑娘一边一手抱着南宫墨的脖子，一边抽噎着抹眼泪。

南宫墨转身将小姑娘抱回书房，无奈地笑道：“谁说娘亲不要夭夭了？”



“呜呜……夭夭听到了。娘亲……娘亲和爹爹要走……走了……呜呜哇……”

南宫墨无奈地回头看卫君陌，卫君陌伸手将女儿抱过来放在膝上，“爹爹和娘亲去找舅公，很快就回来。夭夭在家陪祖母和哥哥可好？”

夭夭有些茫然地睁着大眼睛，她如今才将满三岁，两年多前离开幽州的时候还在襁褓里呢，哪里还记得舅公。

卫君陌抬手捏起她胸前挂着的璎珞金锁，道：“这就是舅公送的，记得吗？”

夭夭点头，她想起来了，有一个舅公会经常派人送礼物给他们。娘亲和祖母说舅公在幽州，很远很远。

南宫墨摸着女儿的小脑袋道：“所以呀，娘亲和爹爹去找舅公来看夭夭，夭夭乖乖在家听话，娘亲和爹爹很快就回来哦。”

“嗯。”考虑了好一会儿，夭夭终于有些委屈地点头应了下来。

“好孩子。”南宫墨笑道。

三天时间转眼即逝，大军将要出发，整个辰州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紧绷起来了，就连一向幽静轻松的府衙里也显得有些沉默。

“母亲，我们都不在，安安和夭夭……”南宫墨有些愧疚地道。长平公主摇摇头，道：“安安和夭夭是我的孙儿、孙女，你们放心便是了。只是，无瑕你啊……君儿要带兵上战场我不说什么，你怎么也要跟着去，万一出了什么事儿……”

南宫墨握住长平公主的手，轻声道：“母亲，燕王舅舅和萧千夜的大军磨了两年，双方都憋着劲儿呢。这次只怕……君陌一个人去我不放心。你放心就是了，我虽然不会带兵打仗，但是武功还是不错的，怎么样也不会伤着自己的。”

长平公主既无奈于南宫墨的固执，又欣慰她对儿子的感情，也只得叹着气点了点头道：“罢了，母亲也不懂这些。夭夭和安安有我看着，你们在外面放心便是了。”

南宫墨含笑点头道：“辰州的大小事务我们也都安排妥当了，应当不会有什么大事。府中有师父和师叔在，想必也不用我担心母亲和两个孩子的安危。只是夭夭调皮，要母亲劳累了。”

长平公主可不觉得劳累，夭夭虽然闹腾一些，却还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倒是安安太安静了一些，长平公主有时候恨不得孙儿也像孙女一般活泼才好呢。“夭夭乖着呢，哪儿累得到我？”长平公主笑道：“既然要出去，就别操心家里的事情，战场上可不能分神。”

旁边听着她们婆媳说话的卫公子点了点头，轻声道：“多谢母亲，母亲放心，我和无瑕很快就会回来的。”

长平公主点点头，虽然知道儿子是安慰自己，但是听了他亲口承诺，总是安心了许多。

“启禀公子、郡主，人带来了。”一个侍卫沉声道。

卫君陌挑眉，看了一眼长平公主，似乎有些为难。长平公主秀眉微挑，“是卫鸿飞？”长平公主早就知道卫鸿飞被关在府衙的大牢里，这两年却从未提出过想去见他。仿佛完全不记得还有这么一个人。她和卫鸿飞之间那点儿少年时的情谊，早在这二十多年里就已经磨灭殆尽了。既然已经休夫了，自然也就不必再去在意了。

卫君陌点点头，道：“带着他有用。”

长平公主点头道：“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先回去了。”言下之意，就是不想再见卫鸿飞了。卫君陌自然也不会勉强母亲：“送母亲。”

卫鸿飞被人押着站在城楼下。粗粗算来，最后一次见到卫鸿飞竟然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长平公主依然显得年轻美丽，甚至因为这几年的日子过得十分顺心，又有儿子媳妇孝顺，孙儿孙女承欢膝下，曾经眉宇间的冷清和落寞都已经消失不见，自有一派皇家公主的雍容亲和。而卫鸿飞却显得落魄了许多。到底是郡王的身份，卫君陌也没让人虐待他，但是在那不见天日的牢房里日子能好过到哪儿去？卫鸿飞只比长平公主年长两三岁，但是现在看来两人相差了十几岁都不止。原本保养得极好的脸上更添了许多皱纹，显现出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消瘦，双鬓上更是已经染满了风霜。明明才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倒像是年近花甲了。

看到长平公主，卫鸿飞的脸色忽青忽紫，变幻不定。年少时两情相悦，曾是二十多年的怨偶，如今是毫无关系的路人。对方依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自己却沦为阶下囚。卫鸿飞一瞬间恨不得能挖个地洞钻进去。

长平公主果然没有理会卫鸿飞，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微微愣了一下。仿佛没有想到当初那个傲气冲天的靖江郡王，竟然变成了眼前这个苍老的老头子。随即便淡然地移开了眼神，转身走了。

“你站住！”卫鸿飞忍不住开口叫道。

砰！他身边一个侍卫不动声色地一拳击在了他的腹部，痛得卫鸿飞立刻弓下了身。

关了两年多还这么不老实，果然是欠揍。

卫鸿飞咬牙，沉声道：“卫君陌到底……谁的儿子？”

长平公主脚下一顿，却并没有回头。

卫鸿飞侧首看向站在一边的卫君陌，冷笑道：“你就不好奇你亲爹到底是谁？这么多年了，你娘还是没有告诉你吗？”

卫君陌紫眸冷淡：“与你何干？”

卫鸿飞咬牙，一瞬间表情有些狰狞：“与我何干？我就想知道……到底是哪个野男人能让她背叛我？哈哈……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敢告知，我倒是想知道，到底是个什

么样低贱恶心的……”

砰！侍卫又是几拳，击中了卫鸿飞。

两个侍卫看着卫鸿飞的表情森冷，恨不得立刻捏死这个老头子。幸好公子和郡主都不是喜欢迁怒的人，不然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够他们死一百次了。

唔……卫鸿飞痛地浑身发抖，却依然不肯放弃，恶狠狠地望着长平公主的方向。许久，却听到长平公主轻叹了口气，慢慢转过身来，问道：“卫君博只比君儿小了五个月。卫鸿飞，从你娘带着你表妹来告诉我她怀孕了那一刻开始，从你只看了君儿一眼就迫不及待地闹得天下皆知开始，你就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真相了。”

卫鸿飞微微变色，咬牙道：“就算……就算是有了博儿，也是你先背叛我的！不然……卫君陌哪儿来的？”

长平公主淡然地一笑：“就算是这样，你又能如何？”

卫鸿飞紧紧地握着拳头，盯着长平公主看了许久，突然怪笑了一声道：“是，我不知道。但是你确定……你儿子也不想知道自己的亲爹是谁？”

长平公主垂眸，淡淡道：“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但是……这与你无关。本宫以后不想再见到你了，你好自为之。”说完，长平公主转身扶着身边丫头的手漫步而去，任凭卫鸿飞在身后如何叫喊也没有再有片刻的停留。

“堵上嘴，装进车里去。”卫公子冷然道。原本没打算这么对他，既然自己想要找罪受，他们也不用客气了。

“娘亲！娘亲……”一连串带着哭腔的娇嫩声音由远而近地响起。只见一个粉色的小娃娃跌跌撞撞地朝着这边跑来，身边漫步而行的是另一个小娃娃以及两个侍卫。

“娘亲！”夭夭扑倒在南宫墨跟前，双手抱着她的双腿不肯说话。南宫墨有些好笑地低头将她抱了起来，快三岁的小娃娃已经有些分量了。卫君陌伸手，将她拎到自己怀里。夭夭看看娘亲再看看爹爹，还是乖巧地待在了父亲的怀里。只是睁着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南宫墨。

南宫墨含笑捏捏女儿的小鼻子道：“这是怎么了？谁欺负夭夭了？”

夭夭瘪着小嘴：“娘亲，你不要夭夭和哥哥了吗？”

“怎么这么说？娘亲什么时候不要你了？之前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可是……可是……”说着，就要大哭起来。卫君陌抬手摸摸女儿的小脑袋，沉声道：“爹爹和娘亲很快就会回来。”

夭夭虽然聪明，也才三岁，哪儿想得明白那么多道理。

“哇……”

卫公子的强项从来都不是哄孩子，夭夭一哭起来他就没辙了，只得望着南宫墨。

南宫墨叹气，拍拍女儿的小脑袋，柔声道：“天天乖，爹娘很快就回来，天天不想见舅公吗？”

天天噘着小嘴，她是想见舅公，但是她更想要爹爹和娘亲啊。

南宫墨笑眯眯地道：“天天不是一直想见舅公吗？咱们接了舅公很快就回来。要是咱们不去，说不定以后天天的礼物都没有了哦。”

天天左右为难，可怜巴巴地望着哥哥。

同样才三岁的安安却更像个小孩子一般，郑重地朝妹妹点点头道：“娘亲说得对，娘亲和爹爹很快就会回来，不会不要我们的。天天一个人在府中迷路了，是不是想要人快点儿来救你？”

天天想起自己上次摆脱了丫头，一个人在府里迷路了，吓得哇哇大哭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只是侍卫得到了南宫墨的吩咐故意没有出现而已。

难道舅公也迷路了吗？天天思考了许久，方才有些恋恋不舍地道：“那……好吧，那……”

“怎么样？”

“娘亲要快点回来哦。”

“好，娘亲很快就会回来的。”

卫君陌上前从南宫墨怀里接过天天，转手送到了身后的师叔怀里，“师叔，有劳了。”

师叔轻哼一声，随手将一个小玩意儿塞进天天手里。天天噘着小嘴可怜巴巴地望着叔公，她不要玩具，她要爹爹和娘亲。

师叔摸摸她的小脸，道：“昨天跟你说的忘了？等你自己拆开这个，学会叔公教你的东西，你爹娘就该回来了。”旁边的老头儿不爽地瞪着自家师弟，他的徒孙明明应该跟着他学本事才对，可惜只得到了师弟一个冷厉的眼神。才三岁的孩子谁敢教给她医术或毒术？别说是调皮捣蛋的天天，就是乖巧聪明的安安也不行。

天天委屈地点点头，趴在师叔怀里不说话了。她当然还记得昨天的事情，好孩子要说话算数。

终于哄好了小魔星，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卫君陌和南宫墨这才俯身看着儿子，安安一向沉静懂事，几乎什么都不用人操心。无形中就仿佛所有人都围着活泼的天天转，有些忽略了安安一般。但是，南宫墨和卫君陌却从未有过偏心的想法。只是两个孩子的性格不一样，教育的方式也就不一样罢了。

卫君陌抬手拍拍儿子的小脑袋，轻声道：“不可整日在书房里看书，要好好照顾妹妹。”

安安重重地点头，朗声道：“爹爹娘亲放心，儿子会照顾好妹妹的。”

南宫墨浅笑，亲亲儿子的小脸蛋道：“也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嗯。”安安白嫩的小脸一片通红，却偏要强作沉稳的模样，越发地惹人怜爱。

“乖孩子。”

安安伸手抱了抱南宫墨，轻声道：“爹爹、娘亲，一路平安。”

卫公子无声地拍拍儿子的肩膀，表示知道了。站起身来，南宫墨对着送行的众人点点头道：“母亲、师父、师叔，保重。秦公子，辰州就有劳你了。”

秦梓煦拱手笑道：“公子和郡主信任在下，是秦梓煦的荣幸。放心，多谢。”

“出发吧。”卫君陌沉声道。

“是！”等候在一旁的一众武将齐声应道，随即翻身上马，准备出发。

卫君陌跟南宫墨也翻身上马，卫君陌看了一眼站在一边的商戎，微微点头道：“商将军，有劳了。”

商戎微微点头，却没有说话。

“出发！”

大军缓缓地移动起来，南宫墨和卫君陌并肩而行，带着一众将领很快便走到了队伍的最前方。

“哇！”身后响起天天哭泣的声音，南宫墨心中不由得一酸。

“无瑕。”

“没事，走吧。”南宫墨抬头含笑道，一拍马儿，快速朝着前方奔去。

城门口，秦梓煦叹了口气，走向站在一边的商戎：“接下来就有劳商将军了。”其实秦梓煦对卫君陌的胆识很是惊讶，要知道商戎可从来没说过愿意归降他们。就这么将辰州托付给商戎，若是商戎干出点儿什么事情来，他也没法过多地指责他。毕竟，人家并没有归附于他们。

商戎点头：“秦公子客气了。”

扭头看了一眼队伍离去的方向，商戎微微叹了口气，脸上却多了几分肆然。他忠心竭力，陛下却不肯信他。在辰州两年一事无成，卫公子却肯将如此重要的地方相托。至少，二人的心胸和胆识就有着天壤之别。

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颍川城里，薛真坐在主位上，刚毅的容颜上带着几分疲惫，身上都是刚从战场上带回来的血腥味。下首第一个位置上坐着的萧千炜，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他抬头看了看薛真的神色，终究还是垂下了眼眸，没有说话。

再往后坐着的几个将领却忍不下去了，一个身形魁梧的男子霍然起身道：“将军，城里的粮食已经支撑不了几天了，咱们该如何是好？”

薛真抬手，按下了部将焦急的问话，沉声道：“本将军已经命人去搬救兵了。”

“救兵？”众人不由得议论纷纷，有人道：“王爷如今正与朝廷大军在彭城打得难

解难分，哪里还能腾出手来支援咱们？”

倒是坐在萧千炜对面的萧千炽心中一动，望着薛真道：“薛将军说的是辰州？”

薛真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萧千炽，跟处处都力求表现的二公子不同，萧千炽这位世子在军中的表现相当低调。

薛真点头道：“信陵距离颍川不过数百里，只要绕过了青云山，中间也没有什么险关重镇。这几年卫公子和星城郡主将那一带治理得十分不错。只要卫公子肯出手相救，想必还是来得及的。”

下面一片沉默，好一会儿方才有人有些迟疑地道：“但是……卫公会来吗？”

薛真脸色微变，目光凌厉地射向说话的人。说话的将领显然也不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有些担忧地道：“这两年咱们跟朝廷打得死去活来，却也没有见卫公子有一兵一卒出过青云山。卫公会愿意为了咱们损兵折将吗？”

薛真沉声道：“休得胡言，辰州三年前的情况你们也并非不知。这两年若是不休养生息，只怕早就被朝廷大军打败了。当初卫公子前往辰州，可没有从幽州带走一兵一卒。”

对于卫君陌的能力，薛真是心服口服的。这两三年卫公子在辰州的所作所为更是令人钦佩。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占据数州，拥兵数十万，还将所辖的地方治理得那般好。如今中原大乱，各地的许多百姓都向西逃去，有的经由辰州去了更加遥远的绵州，但是也有更多的人留在了辰州等地。

但是，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更加担心了。卫公子对燕王府和朝廷的战事两年多不闻不问，会不会想要拥兵自立？

不管心中怎么想的，见薛真动怒，众将领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何况，心底深处他们到底还是希望真如薛将军所言，卫公子能够带兵前来救援。

薛真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挥手道：“罢了，先退下吧。援兵到来想必就在这几日了，各位用心守住颍川吧。”

“是，将军。”众人起身恭敬应道。

萧千炜也起身，朝着薛真拱手道：“薛将军，我也先告退了。”虽然身份上萧千炜和萧千炽是燕王公子，但是燕王确实是将兵权给了薛真的，所以在军中还是薛真说了算，即便是萧千炽和萧千炜也不敢对薛真太过无礼。

萧千炽走在最后，看看撑着额头坐在书案后面的薛真微微叹了口气，朝着薛真无言地拱了下手就转身出去了。

等到房间里只剩下薛真一人，薛将军方才无奈地长叹了口气，“王爷，你可真是给末将出了个大难题啊。”

从听说燕王将两个儿子派到他军中来，他就知道麻烦来了。这两年，幽州卫与朝廷

的交锋，总的来说还是他们占了上风，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些事情却也是不可避免的。幽州卫势力范围越大，许多人的心也就越发地不安稳起来。只是，如今一切都还没有定下来，所以许多事情也都还隐藏在暗地里罢了。

即便如此，燕王的两位公子之间的争斗还是让很多人能够看得出来。燕王世子性格温顺，能力平庸；燕王次子相对来说长袖善舞，比起兄长也耀眼许多。即便是他们自己没什么，底下的人心中也是蠢蠢欲动的，于是在争兵权，争战功，争王爷的看重和宠爱。之前每每想起好友陈昱来信诉苦还幸灾乐祸的薛真，现在却是自己尝到了苦头。

其实这两个人也没做什么，除了随身的两个仆从，燕王连个幕僚都没准他们带。原本以为有薛真压制着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只是薛真显然低估了燕王府公子的能力。才不过一两个月，萧千炜就已经跟军中大半的高层将领打好了关系。军中将领多少都有些傲气，看看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二公子，再看看不善言辞、能力普通的世子，许多将领的心也开始偏了起来。

萧千炽性格虽然温文，却也不是个好捏的软柿子。好歹帮着燕王处理了好几年燕王府的各种事务，自然也不可能毫不还手地专门等着被自己的兄弟压制得无法见人。于是，之前在燕王军中发生的事情换了一个形式，重新在薛真的军中上演起来。

这次的事情便是因为萧千炽和萧千炜争功，轻敌冒进，被敌人逮到机会一把火烧了粮草，逼得他们只得退守颍川了。

若是两个普通的部将，薛真早就一人一百军棍打下去，将人训得服服帖帖了。但是，这两位都是燕王殿下的嫡子，王爷将这两位托付给他，他除了自认倒霉还能怎么办？

想起这两年远在辰州逍遥自在的卫公子，薛真又是羡慕地叹了口气。该不会卫公子就是预料到了会有今天的形势，这两年才一直待在辰州，任凭王爷怎么叫都不肯回来吧？

幽州卫和朝廷大军纠缠了两三年，虽然各有损伤，但是朝廷却始终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反倒是接二连三失了大片的土地，领兵的将领换了一批又一批，这一次总算是将要立下大功了。颍川被围困的当天，领兵的将领就已经快马飞报回金陵去了。

收到战报，萧千夜自然也是欢喜不已。郁闷了这几年，终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当下龙心大悦，下令犒赏大军不说，同时还令附近各地驻军全力协助，务必要将薛真这一路燕王的主力之一弄死在颍川城里。

朝廷大营里，如今领兵的主帅是永康侯唐增。永康侯今年还未到天命之年，当年追随先帝的时候也只是赶上了一个一统天下的尾巴。这个侯爵，还是萧千夜继位之后才封的。原因无他，这位永康侯是当今太后的表哥。经过了萧纯和燕王的事儿，这几年皇帝当下来，萧千夜显然还是更相信自己人。幸好，唐增也没有让他失望。

“将军，薛真已经被困多日，三日之内颍川必破。”一个将领朗声道。

坐在主位上的永康侯点头，脸上也满是志得意满的神情，高声笑道：“不错，听说燕王的两个儿子也在颍川，只要能够活捉，高官厚禄皆是唾手可得，诸位可要努力啊。”

“是，将军！”众将领也欢欣鼓舞起来。

唐增能够带人困住薛真，虽然有薛真大军自己的失误，却也说明了唐增确实是有几分本事。即便是现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沉声道：“大家也不可掉以轻心，当心敌军援兵偷袭。”

有人不以为然：“彭城那边打得正烈，曹将军率领五十万大军与燕王对峙，燕王哪里还能抽出兵马来驰援？”

唐增摇头道：“不，各位莫要忘了，除了燕王，还有一个人距离颍川更近。”

大帐里一片沉默，好一会儿方才有人沉声道：“卫君陌？”唐增点头：“卫君陌在辰州休养生息两年多，如今也是拥兵数十万。各位不可轻敌。”

一个将领轻哼一声，道：“三年前卫君陌能够夺下辰州等地，全赖泰宁卫之力，如今手下那几十万人不过是没有打过仗的乌合之众罢了，何足挂齿！”

唐增沉声道：“小心驶得万年船。”

“是，将军。”众人齐声应道，不过也不乏有人暗暗觉得这位唐将军没带过多少兵，胆子太小，总是瞻前顾后的，并未全然将他的话放在心中。唐增看着桌上的卷宗，思索了良久，沉声道：“这两天，加紧攻城，务必要在援兵到来之前，拿下颍川。”

“是，将军。”

而此时正在被双方兵马惦记着的卫君陌等人早已出了青云山，却没有往颍川方向而来。反倒是兵分两路，一路吸引敌军注意力，另一路主力却是昼伏夜行，飞快地朝着距离颍川不足百里的郾城而去。

出了青云山，大军马不停蹄，不过第三天深夜四更时分就已经到了郾城外不足十里的地方。

郾城只是个县城，平时并不驻军，战时的兵马也不过数千。地方虽小，却是朝廷大军运送粮草的必经之地。因为距离颍川不远，如今有大批粮草都储存在此。唐增显然明白粮草的重要性，所以在郾城又增加了两万兵马驻守。但是，对于拥有十多万兵马的辰州军来说，两万和五千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黑暗的夜色中，远远地几乎看不见城池的模样。去前方查探的探子回来禀告：“启禀公子、郡主，郾城如今有两万多兵马驻守。不过，守卫并不十分森严。”显然，驻守在郾城的人并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攻打郾城。

长风公子把玩着手中的折扇，笑咪咪地道：“难怪你放弃颍川跑来偷袭郾城，围魏救赵倒是个百用不爽的计策。”郾城若是被他们拿下，与金陵相通的道路就会被阻断，



粮草被夺，还有几十万兵马在身后，唐增若是还能坐得住他才是服了。

卫公子淡淡道：“围魏救赵？或许吧。”

蔺长风惊讶：“你偷袭郾城难道不是为了救薛真？”

卫君陌淡然道：“我们粮草不够，救薛真，顺便。”

闻言，长风公子只得抚额长叹。薛将军当真是遇人不淑啊，人家心心念念地盼着他去解围，到了卫公子这里，居然只落得了一个顺便。

见他如此，南宫墨也不由得笑了：“长风公子，只要目的达到了就好，何必在乎过程和本质？”

我是不在乎，就是不知道薛真会不会在乎？

长风公子摸摸鼻子，问道：“黎明时候攻城，两个时辰能够拿下郾城吗？”

南宫墨笑道：“在唐增的援兵回来之前拿下郾城肯定没问题，不过如果唐增率大批兵马回援的话……”郾城好攻不好守，如果唐增派出大军增援，他们未必守得住。

两人齐刷刷看向卫君陌，卫公子道：“我们不要郾城。”

“嗯？”

卫公子手中拿着不知从哪儿折来的一根树枝，就着月光在地上比画着。三人都是习武之人，眼力超群，倒也不妨碍看清他比画的内容。

“郾城能守则守，不能守便弃城往东到商水，然后从商水北上过鄆林到颍川。”

蔺长风看看地上的痕迹，再在脑海中回想了一下地形图，默默望着卫君陌道：“我怎么觉得……你是打算带着唐增的兵马遛弯儿呢？”转了个圈儿，最后的目的地还是颍川。

卫君陌摇头：“不一样，往东走还是朝廷的势力范围，萧千夜将兵马都送到了彭城和颍川附近，越往东兵马越少。他们现在也来不及重新布置，往东遇到的阻力最小。不然……你留下和唐增正面抗衡？”

长风公子连连摇头：“哪里，自然是听卫公子吩咐了。”

卫君陌继续道：“另外，这一路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在到达颍川前，应该可以消磨掉大半的追兵。”

蔺长风挑眉道：“你就不怕，薛真等不到你赶到，颍川城就被破了？”

卫君陌淡淡地瞥了他一眼：“南宫绪带的那十几万兵马也不是摆设。”

好吧，你是对的。

卫君陌侧首看向南宫墨：“无瑕，天亮之前，你带人先一步潜入城中。”

南宫墨嫣然一笑，眼眸明亮，点头道：“没问题。”

卫君陌点点头，抬头望向前方，轻声道：“如此，黎明动手，两个时辰内拿下郾城！”

而此时的郾城里，一条条漆黑的小巷子里，一群黑衣人悄无声息地往前行进着。最后，